

陈长吟 编选

爱的语丝

女性散文集萃



Aideyusi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元 元	好大的雨.....	(1)
	低 烧.....	(7)
	我是你爱人	(10)
胡晓梦	你也是不纯洁的	(15)
	心跳个不停	(17)
阎 妮	写给梵·高	(19)
	自 然	(20)
	生 日	(23)
戴 露	倾 心	(26)
于 君	普通的一页心情	(30)
杜 丽	旗 语	(36)
	此时此刻	(42)
	有一种颜色叫铭黄	(44)
雨 萌	崔健,我在哪里错过了你.....	(48)
文清丽	心向往之	(52)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55)
何向阳	肩上是风	(58)
迟子建	在雨中	(61)
楚 楚	人间有味是清欢	(65)
	寂寞有一张脸	(69)
	语言的尽头	(73)

杨 姿	嫁不出去就嫁不出去	(76)
杨 莹	初为女人	(81)
皮 皮	经 验	(88)
	九月的叙谈	(92)
华 姿	小家笔记	(95)
杨世芳	听 雨	(100)
	夜 籁	(102)
01 陈 染	每个人都有一面窗子	(105)
程黛眉	雪后情结	(110)
	无时无刻	(116)
董 子	怀想那片森林	(121)
苗 莉	故乡的云	(127)
	期待无限	(129)
简 嫒	母 者	(133)
徐小斌	画与梦与人	(142)
	一种方式	(149)
林 白	安魂沙街	(153)
萌 娘	歌是唱给自己的	(162)
	西院四季	(168)
冯秋子	鬼故事	(178)
	婴儿诞生	(183)
应 红	忧 郁	(190)
刘烈娃	当兵的岁月	(193)
	时 光	(199)
张莉莉	街市印象	(204)
周晓萍	秋月的私语	(210)

黑孩	苦中求乐.....	(212)
马利	爱的语丝.....	(219)
	你也是一种风景.....	(222)
张雅茜	残荷.....	(225)
邓莺莺	山路回旋.....	(228)
母碧芳	一个山谷一个太阳.....	(232)
裘山山	看女人喝酒.....	(235)
	阳光书简.....	(241)
蔚红	女人的温柔.....	(248)
	女人的潮汐.....	(253)
	女人的夜.....	(259)
丹 姪	有朋自远方来.....	(268)
	等待水仙.....	(273)
池 莉	我开餐馆.....	(279)
廖华歌	玄色月.....	(283)
	微雨霏霏.....	(286)
孙 珙	不该舍弃的康乃馨.....	(293)
刘普艳	夜之歌.....	(299)
	我对明天说.....	(302)
秋 乡	我的花.....	(306)
董晓宇	野柿树.....	(310)
向 怡	折断的目光.....	(314)
	等得心跳.....	(318)
筱 敏	在暗夜.....	(322)
	理想的荒凉.....	(325)
张立勤	没有风的启示.....	(329)

	痛苦的飘落.....	(333)
张爱华	与爱情有关的河流.....	(338)
	让我全心全意醉一次.....	(342)
	晨昏四方街.....	(347)
韩春旭	寻找家园.....	(351)
素素	不完美之美.....	(373)
张彬彬	女人的金豆.....	(377)
	哪个更圆,哪个更亮.....	(380)
赵心琴	无常病.....	(385)
蒋韵	记性.....	(389)
郭淑敏	雪中送故人归.....	(393)
	亦作陋室铭.....	(395)
马英	沙拉与红萝卜丝.....	(398)
斯好	荒诞二题.....	(401)
	随笔三则.....	(407)
蒋子丹	终结.....	(411)
赵玫	坚持温情.....	(417)
	午夜钟声.....	(420)
李融	失踪的我.....	(423)
唐敏	等雪.....	(426)
	红百合.....	(429)
马丽华	从德中到青朴.....	(437)
邢秀玲	我的女儿.....	(447)
	梦萦冰峰.....	(449)
陈幸蕙	岸.....	(452)
	双人游戏.....	(458)

毕淑敏	我注视我自己的头颅.....	(460)
骆晓戈	蝉 语.....	(463)
	忙出来的闲话.....	(464)
江宛柳	琴 声.....	(467)
	天涯断想.....	(472)
风信子	侯 门.....	(476)
	卡拉从此不 OK!	(477)
	花言花语.....	(480)
梦 莉	圣诞情思.....	(487)
汪逸芳	飘香的荆叶.....	(492)
王英琦	大师的弱点.....	(497)
舒 婷	“神 启”.....	(504)
	源源本本.....	(506)
	心 烟.....	(508)
高红十	无话可说.....	(514)
杨小敏	不谏初恋.....	(517)
周佩红	空 巷.....	(520)
李小雨	米开朗琪罗.....	(525)
匡文立	玄想神鬼.....	(527)
莫小米	雨天的真实.....	(529)
叶 梦	积云飞来的午后.....	(532)
	逃避矫情.....	(533)
苏 叶	只有扇子崖.....	(536)
黄一鸾	欲 望.....	(539)
张国俊	我的小鸟.....	(543)

元 元

好大的雨

从此不会有雨点落在我心上。

1

要是看到我现在这副样子：在雨里撑一把破伞，趿一双破拖鞋，这么大大咧咧地走，Z，你一定以为我把那些雨中的故事全都忘光了吧？怎么会！一到这种飘雨的日子，那些非苦非甜的感觉便涌上心来，走在街上，我也会留心许多街道的拐角，总觉得你在那里等我——打一把黑色的伞，雨水把笑容洗得亲切而明亮，狡黠地眨巴着眼睛对我说：“今天我们同路”。

在你走后那段孤寂的日子，Z，你简直成了我的一块糖。天空里一有雨点飘洒下来，我就会把你拿出来小心而仔细地品味、揣想。等雨一停，再把你藏好，藏在很深很冷谁也看不见的心里。我就像一个穷孩子，拿出他无比珍爱的唯一的一块糖，怜惜地舔一小口，再重新包好，放入贴胸的衣兜。

2

高中的课堂上，你坐在距离我很远的一排。你的身高： $\sqrt{3}$ ，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黑不白，不美不丑——典型的中庸之道。想来你并没有什么特别，我却莫名其妙地又怕你又喜欢

你。怕你的时候像耗子见了猫，喜欢你的时候像猫见了耗子。后来班里举办了一次辩论会，你是正方主辩人，我是反方主辩人，赛前你还对我咬牙切齿：“哼！不给你点厉害瞧瞧你就不知道自己是亚当的肋骨！”结果是我们反方压倒了正方，这简直使你无地自容。你气得三天不理我，想不到的是在这三天里，你一边生我的气，一边爱上了我。后来我常想：在你爱上我的第一天我们就开始辩论，这是否预示着我们要无休无止地辩论一辈子？

我不幸被一个长着翅膀的婴儿用羽箭射中了。我爱上了写作课上你漂亮的文章，爱上了足球场上你精彩的射门，爱上了游泳池里你鱼一般的轻捷和自如；还爱上了你那四四方方，厚厚实实的手掌，爱上了除夕晚上为我燃起的多情的烟花，以及你那不拘一格的幽默；

一次郊游，我被一只老蜜蜂狠狠地蜇了一口，疼得想哭。几个同学围着我不知所措，你却走过来拍我的脑袋：“行啦行啦，谁让你长得像朵花！”

3

我们在一起是件滑稽的事。你不像个男人，天生抵触酒精那东西，只能滴酒不沾。而我又像个女人，我天生喜欢酗酒。不像男人的男人和不像女人的女人在一起会不滑稽吗？在咖啡屋，我们总是要一杯啤酒，一杯可乐，服务小姐会很自然地把啤酒给你，把可乐给我。于是等她走后，我们诡秘地笑着交换杯子。

快乐的日子里当然也有许多的不快乐。我变着法儿在你身上找茬儿发脾气，一不高兴就大吼一声：“滚！”你并不滚，十分忠诚。于是我得寸进尺，拔腿登上一辆公共汽车，扔下你傻乎乎地站在那儿。然后，我想你肯定像书上通常写的一样“也悻悻地走

了”。想象着你的傻样我会偷偷地笑。有时我也会大骂你一顿，并运用大量论据“晓之以理”。听我一辩，你总会哑口无言的，因此你得出一条结论：最会讲理的人是最不讲理的人。那时候我真傻，我以为经过我的千锤百炼会塑造出一个完美的男朋友，而你总对我摇头：“唉！都是我把你惯坏了！”

4

一场高考，天翻地覆。我早就知道你不是块作学问的料，我说过再不脚踏实地你将一事无成。在你落榜那一刻对这点我就确信无疑了，于是分手。这突如其来的分手使你很是浑浑噩噩了一阵子，你时而无比凄凉地对我唱一首叙利亚民歌：“把我引到井底下，割断绳索你就走啦，你呀！你呀！”时而又怒目圆睁，大声质问：“你本身就是一个陷阱，可你还要制造更多的陷阱，你想用爱情杀死我吗？”直到今天我仍不明白，为什么我的那些女同学能和她们的男友卿卿我我，多年不厌，能够容忍或迁就男友身上的一切弱点，而我不能？我大概水性杨花。反正分手以后我居然穿起漂亮的新裙子得意地在大街上跑，我想：让你尝尝失恋的滋味不是很好吗？说不定这会使你脱胎换骨，洗心革面。那时在心里你仍然非我莫属。

有一天你黑着脸告诉我：“我要去大西北流浪了。”你说你需要西北黄沙的磨砺，你还在那里打工，挣一笔钱回来读书，读电影专业，我知道你爱电影爱得发狂。你走了以后，我就常常面对家里那面庞大的中国地图，注视西北方那片凝重的黄色。没有你的任何音信，那黄土却天天在我心里纷纷扬扬，越积越厚，越来越沉重。

多少个雨天，我就这样独自走过。当你的幻影终于在雨中变得越来越苍白时，你却在一个不下雨的冬天，奇迹般地出现了。

那是新年前的晚上，班里正在开联欢会，有人喊：“老 Gi，外边有人找！”我出了红灯绿灯交相辉映的教室，树下阴影里站着一个人。我努力使眼睛适应黑暗，是你！是你吗！

“你从哪儿来？”

“当然是西北。过年了，看看你。”

“什么时候到的？”

“刚下火车。”你看看表：“现在是差一刻十二点，我终于赶在新年前见到你啦。”

听到这儿我已经激动得颤抖了，我知道我这刚直不阿的坚强身躯总也禁不住你温柔的把戏。于是我就冲过去紧紧拥抱你，拥抱你也并没有异样的感觉。在那一瞬我只是奇怪地想起了我右胸的一颗红痣和你左胸的一颗黑痣，我想我们拥抱的时候，那两颗痣是不是也在热烈地亲吻？有两个同学看到此番情景掩面而逃，但我坚信这消息会很快地传开。无论如何，这总是个桃色又桃色的新闻。

我仔细打量你，天呐，你，怎么变成一匹野狼了？你长发垂肩，面容削瘦，颧骨高耸，身体也因为瘦而显得更灵活、矫健。你目光炯炯，身上的皮夹克有野兽皮毛的光泽，你冲我笑，露出白森森的牙。

那晚，我喝啤酒，你居然也喝啤酒。你说：“喝！”我也说：

“喝！”于是我们就像哥们儿一样豪爽地对饮。当然，也必须谈谈我们的事。你说，你喜欢放荡不羁，而我偏爱对什么都横加干涉。你说我们搅在一起纯粹是用水掺茅台——毁了两样好东西。

我看着你，无话。我想起了若干年前你的“亚当肋骨”之说，如果亚当是这地球上第一个臭男人，那么你该是他 18^{18} 代重孙。我是夏娃的 18^{18} 代重孙女，但决不是你的肋骨。

“Z，你知道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大？”

“是宇宙。”

“错了，是我们自己的眼皮。”

.....

“Z，再问你，爱情和啤酒是什么关系？”

“不知道。”

“告诉你，是——‘没有关系’。”

你想了想，目光冰冷，表情木然。

唉，Z，亲爱的 Z，你实在是不如以前聪明了。

7

再见到你，是半年以后的一个夏天，又一个落雨的季节。你已经如愿以偿地在学导演专业了。你来找我，还是那副狼心狗肺的样子。那天我们进行了一场艰难的谈话，最后我送你出门，你告诉我：你又有了一位女朋友。你居然激动地握住我的手，热泪盈眶。我故作潇洒：“我们完了，不过这没什么不好。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所以有个流行的说法：爱不成才叫爱，爱成了就没有爱。”说完还挤出了一点笑。

你走后，我让眼泪悄悄流下来。说实话，我很希望你能回头看我一眼，从此以后，时间会在我们之间筑起高墙。记得吗，今天

我穿红色的衬衫，白色的裙子，再见面，我决不会有今天的青春和美丽。

居然下雨了，我转身往回跑。

我在想，你又选择了一位什么样的女朋友？当然不会是个女强人，若干年后，她准是你温柔贤惠的妻子。

雨在下。

那么，你会不会带着她去看我？将来的某一天，你带着你花枝招展的小妻子去看我这个老太婆，那时的我肯定蓬头垢面，伏在桌前发疯地写作。这发疯的老太婆居然敢当着你妻子的面吻你，当然还敢骂你，说：“Z，你这个混帐！”

雨在下。

我想，一个男人一生中遇到的女性不计其数，这仿佛是上帝为他划下的自由驰骋的疆域，是份伟大的菜单。你尽可以撒着欢儿地去选择，我不是嫉妒的赫拉。但你会从六十岁开始天天蜷缩在公园的某个角落里想我，想得很苦很苦。你会从骨子里承认，我是你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一个。那时的你面容枯槁，穿着寒碜的衣服。

8

雨，在下，在下，在下。

Z，三年了！想不到这三年的谜底就是今天！竟是我如此狼狈地逃窜在雨里，像只受伤的兔子。别哭！我拍自己的肩膀。

其实我也并没有哭，我只是流泪了。跑吧，头顶三年阴霾的天空，脚踩三年湿润的青草，这三年流浪的情感，这三年漂泊的心绪，这下了三年的好大的雨啊！

低 烧

谁的利剑刺入我胸膛？

要不是因为低烧，真的，要不是几天来我一直在低烧，要不是箱子里有件红裙子，要不是我从昏睡中醒来的时候偏偏是个下午，而那个下午的阳光偏偏又格外地明媚……那么，整个故事就要改写了。尽管我知道它迟早会发生，但是，就要改写了。

我没完没了地低烧，体温在 37°C 至 38°C 间不紧不慢地徘徊，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一下课，我就跑回宿舍，甩掉鞋子，爬到我的床上去。几天来我一直蜷缩在帐子里昏睡，像只鸟栖息在树上。朦胧中听见有人说：春天来了，春天来了。可是校园里的柳树很笨，连飞飞柳絮都不会。

奇怪的是几天里我在反反复复地做同一个梦。我梦见我站在一个塔形建筑下面，去和什么人接头。后来一个年轻男人高昂着头，充满信心地向我走来。我们就对暗号，像杨子荣会座山雕，一个说：“天王盖地虎！”另一个说：“宝塔镇河妖！”……我能肯定他不是陌生人，但是一睁开眼，他的形象便被我忘光了。我努力回忆：是谁呢是谁呢？就这样，他每天在我的梦里出现一次。

低烧已经长达七天之久，昏睡中有谁在吻我的脖子，是我的小狗哐哐吗？接着，那男人在我半梦半醒的空当又乘虚而入，他握一把寒光凛冽的剑，温柔而凶猛地向我刺来，我已经感觉到了那跳动着欲望的、锐利的剑尖儿……我一下子醒了。醒来就是那个下午，我低头看着胸膛，并没有流血的伤口。那时窗上的阳光

金子般明亮，我眯着眼睛欣赏这久违的光芒，我知道从今天起，不会再低烧了。

嗨！精神起来！我一下子跳下床，从箱子里抖出一件火红的连衣裙。这裙子买来以后就被我压在了箱底，只等着在这样的阳光里穿，那一刻我还忽然想到了化妆。我穿起红裙子站在镜子前做可爱状，镜子里的女孩活泼鲜亮、神采奕奕，看不出一点儿低烧的痕迹。我发现眼睛里的血丝也早已经不见了，眼白竟像外面的晴空一样澄澈蔚蓝，就又放弃了化妆的念头。最后我只在裙子上淡淡地洒了些香水。我想，在“俊男倩女用伯龙”的时代，我洒些香水也实不为过。

我就这样火苗一样跳出门去，外面的天气好得有些莫名其妙，好得使人生出一些不安分的念头。我的情绪也从来没有这样好，一路上踢踢踏踏地踩着阳光，大声和熟人打着招呼。许多人回过头来看我，平时迎着这些目光我时软时硬，时卑时亢，就是不曾像今天这样从容不迫，自信而优雅。一位已经“耳顺”的辅导员妈妈似乎觉出有些不妙，就像盯蚊子一样盯着我。我说：我病刚好，出去走走。她便有些慈祥地拍我的肩膀。

我在街上买了两支雪糕，老太婆用枯树枝一样的大手帮我撕去包装纸，我就举着两支裸体雪糕继续向前走。经过立交桥的时候，桥边中国银行的巧克力色大厦使我想了一下梦里的塔形建筑物。直到那时，我还沉浸在一种得意洋洋的快乐心境里。我边吃雪糕边欣赏街上的景色，把满街的汽车行人看得牛羊一般。

猛然间，我看见人群里有个年轻男人手插着裤兜，吹着口哨迎面而来，他同我擦身而过。

一阵风刮过我的肩膀。

一阵风刮过我的肩膀。

我愣住了。那人一头桀骜不驯的硬发，高耸挺直的鼻梁，硕大的招风耳以及宽阔的肩膀……我在记忆的每个角落努力搜寻：在哪儿见过他？在哪儿见过他？我们同时回过头，心脏狠命敲击左肋。彼此打量一番之后，我看见他的微笑老朋友一般亲切，眼里也跳荡出明亮的笑意。他说：嗨！我认识你！

那天我的裙子染红了他苍凉的灰色衬衫。天色渐暗的时候，我们走进一座小公园。坐在湖边的长椅上，我们心里仍各自在问：在哪儿见过他？在哪儿见过她？那晚远处的槐花香月光一样轻柔地飘来，那晚的湖水也是怪怪的，由灰变蓝，由蓝变绿，最后又变成了一种宝石般的红色。湖那边有人在吹箫，我们就都竖起耳朵听。我看他的眼神迷醉在一个遥远的王国，后来他抬头看天，我低头看水。天上是月亮，水里也是月亮。

那晚我们什么都没说。

那晚我们什么都说了。

箫声停下来的时候，他就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与我告别：他笑着吻了吻我的脖子。我的脖子修长，优美，像鹿一样。当时那种温柔的感受使我稍稍闭了会儿眼睛，睁开眼睛我便顿悟：梦中的那一吻绝非呶呶所为。在这一刻，四周的一切都亮了，一切都亮了。

因此分手的时候我们都没有一点儿伤感，我知道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看来一切的一切都连结着低烧中的那个梦，而又不仅仅是源于那个梦。最后我问他：在那个梦之前你存在吗？是我遇见了你，还是创造了你？

几天以后，那年轻男人穿了件新衬衫，在地铁口焦躁地徘徊。旁边的运送电梯缓缓地爬上来，上面载着的都是些陌生的面孔。他再次向下望去，发现一个女孩穿着红色连衣裙，戴一顶红

色草帽，一蹦一跳地踏上了电梯。那女孩抬起头来向他粲然一笑，于是，他看见一个火的夏娃在上升、上升。

我是你爱人

我是你的爱人，

我是你仇人的女儿，

我是义军的女首领。

昨天，你在我的梦里出现了。梦中的你始终没有面对我，你光着膀子，给我一个赤裸的后背。事后我想，既然你没有面对我，我又怎么敢确信那就是你？后来我梦见你的瘦脊梁沿着一座高而陡峭的石阶缓缓上升，最后你迈进了一所深宅大院，斑驳的油漆大门在你身后紧紧关上。在那一瞬间我孤独绝望甚至流下了热泪，我感到自己被放置在一个孤岛上要过一种没有爱的生活了，我本能地哭了。

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梦见你这又是第几次写你，是你教会了我做梦也教会了我伤感。很久以来，像所有怀了私情的女孩子一样，我的心情总是乍明乍暗乍悲乍喜。天上落下一根羽毛，那也是大雁悲伤的诗。有一个时期我居然还迷上了唱歌，你知道我五音不全我从小就不爱唱歌，宁肯打针也不唱。而后来所有的歌，不论庄严的、欢快的、抒情的，一律让我唱出了一种青春的忧伤。就在那个时候我唱着歌子伴着月亮草坪染上了忧伤的病毒，至于后来我沉迷于一篇篇怀念你的散文就更是病入膏肓。

你和我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不少，整整 502 天。在 502 天的日

子里我给你写了一百多封情深意长的信，每天见面也写。分手以后你经常背着那满满一书包信失魂落魄地满世界溜达，用你母亲的话讲，是“到处去给我丢人。”那时候我还小，现在再来读我小时候写的那些信，不由得阵阵肉麻。从此我知道了，青春便是露骨，露骨便是肉麻。

你崇拜魔幻现实主义，这很对我的口味，于是你受到鼓励就越发魔幻下去，一点儿也不知道结局。你会化妆成一个毫不相干的人跑到我家里来，还会费尽心机给我发一封以假乱真的会议通知，上面居然盖着鲜红的印章，而当我赶到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嬉皮笑脸地坐在那儿；……这些小把戏让我爱上了你也让我最终离开了你，我想嫁个丈夫总不能只会变戏法，或者说恶作剧。你太不要强，把成绩，前途看得像课桌上被你随使用衣袖抹去的尘土一样。我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我这样的女人可以自谋其食，甚至可以志大才疏，但也使你这样的男人退化了立业为养家的传统美德。于是在第502天你收到了我最后一封信，当时你把震惊、愤怒和悲伤化作了两声吼叫，那种悠远嘶哑的长嚎使我想到失恋的公狼。从那天起你开始痛恨我，知道那会儿我们有多年轻吗？那会儿我们都喜欢一个优秀而薄命的诗人海子，有一次我们一起研究他的这首诗：“我是你的爱人，我是你仇人的女儿，我是义军的女首领。”你说你从中读出了海子内心的张力，我说：我没有读懂。

可惜我不是女诗人，没法用这么精辟的语言概括我们的故事。总之你走了以后就把梦幻留给了我，梦幻中你永远开心，穿一件军大衣，军大衣的领子竖起来，护住冻红的耳朵。有一次你发烧，就是穿着这件军大衣摇摇晃晃地送我回家。想起这些我奇怪当初怎么能忍心离开你！你哭了我不是也没有动摇吗？你跑